

世家 美眷

施玮 著
SHIWEI MEIJUAN



清朝末年到北伐战争，抗日解放到三反五反，文化大革命到经济改革……

姑苏陆家状元府，嫁出娶进的美人们被卷进战争、革命和金钱的风暴，在生存与自由间挣扎，在爱情与伦理中迷茫，人性被一遍遍掠夺，又残酷地呈现。

世家美眷

施 玮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家美眷 / 施玮著. --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3.7
ISBN 978-7-5108-2215-5

I. ①世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5382 号

世家美眷

作 者 施玮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18.5
字 数 32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215-5
定 价 35.00 元

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

——序施玮的小说《世家美眷》

公 仲

施玮是一位很有个性、很有特色、很有思想的海外女性作家。她率先倡导的“灵性文学”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、读者所接受，影响越来越深远了。她也是一位灵性文学的身体力行者，她的作品无不显露出文学的魅力和灵性的光芒。早在2010年，我就曾评论过她的长篇小说《红墙白玉兰》，以为“小说通篇诗歌语言，文情并茂地内心自述，叫修平在十四年前的情人小小、前妻紫烟、妻子王璞三人之间无所适从、困惑不安。现实与浪漫，真实与梦幻、生存与死亡拷问着他，他终于做出了抉择，去面对现实，尊重他人的处境，承担自己的责任。这样，修平反而解脱了，自由了。”“这种涉及海内外的历史变迁，中西文化差异，甚至地域种族习俗不同的新视角、新情爱故事，肯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，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，有了很大的突破。”现在，她的新作《世家美眷》，在这方面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
《世家美眷》的名字，让人想到家族，更想到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中的词语“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，显然是写一班美女似水流年的生活经历，可没想到，这一写就写了上百年。这也是一项浩瀚巨大的灵性工程，承载了一个苏州陆氏状元府家族五代的衰败史。作者落笔在美眷中，写的主要是一个女性世界，然而仍展现出了整个社会百年的历史变迁，人民离乱疾苦的悲惨命运。说实在话，世家陆家这棵大树，枝叶繁多，人口杂驳，盘根错节，纵横交错，费很大工夫都不容易理出个头绪来。真佩服作者，既能高屋建瓴，又会抽丝剥茧，有条不紊地把个陆氏家族和盘托出。 | 序

从第三代起，陆家共有三支，两女儿一儿子。儿子文福年轻时涉一命案，逃亡日本，国内只两姐妹。小说从陆家第三代美女文荫写起，她夜间偷看到待嫁给老爷的丫头秋水与琴师廖玉青幽会、逃跑，于是把秋水身世交代出来。而廖玉青家中还有家室赵氏和儿子廖思城，这花花琴师竟又出走了，留下三口相依为命。文荫可算是小说贯彻始终的主人公，明媒正娶她的丈夫是同学方耀堂，生有三个儿子。可在战乱中，丈夫杳无音讯，她却爱上了个说书人薛云飞，并育有一女美彬。薛云飞被暗杀后，她又与廖思城好上了。可为生计，她竟将自己的亲生黄花闺女拱手让给了自己的情人廖思城。她的道德唯一标准是生命的需要，生存的需要。她经历了七八十年的战乱、革命、种种政治运动的折腾，晚景凄凉，从苏州状元府，到上海公馆，再到青岛洋楼，最后到孤寂的养老院。子孙也大都处境不佳，甚至还有在运动中被逼自杀的，但她终能享尽天年，92岁而终。可她妹妹文蕊，命运就更不济了。她嫁给了商人王福仁，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，在家时日不多，她又与丈夫那残疾人弟弟王福义好上了。大陆解放前夕，王福仁带着情人和女儿静竹跑到香港去了，她自己带着小女静梅和王福义留下。可在公私合营运动中，竟遭公方代表王虎柱强暴，自杀身亡，王福义也被枪杀。后来，两个女儿先后出国，结婚，离婚，再结婚，再离婚，弄了不少钱回国。然而家庭已破碎，姐妹反目成仇，都不得善终。这陆家只剩个儿子陆文福，已成了日本佬，从海外逍遥归来，可他见到的是一大堆从祖父母到父母，到同辈亲人，甚至到下一代晚辈的坟墓，如花美眷终敌不过似水流年，陆氏状元府大家族就这样坍塌败落了。这百年的似水流年，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实在太多了，有政治的，有历史的，有人伦的，有性爱的，有心理的，更有灵性的。作者认为人的灵性高于理性。有灵性的作品，浸透了神圣者的智慧，有深刻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，是灵魂拯救的文学。我看《世家美眷》就属于这种文学。

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作品的批判精神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。作者自己宣称，她的作品“不是出‘世’的文字，而是在‘世’的文字，但它是不受‘世’所缚的文字，灵性文学的语言应具有爱的语言”。她的批判精神不是拼大胆比高调，而是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、设身处地的态度。“抨击是含泪的，而不是讥讽的，责罪是共同承担的而不是置身事外的，剖析是内向的反省的，而不是向外的推卸的。”不过，也许个人的观感有偏差，我觉得那种灵性的洗洁、忏悔、博爱的意识还不够强烈，而作品的冷漠、凄凉、悲观的气氛还过于浓重，叫人心情难免会压抑伤感起来。灵性的光芒可以普照大地，给众生以救赎的希望才好。至于作者的严肃认真写作态度，真令人敬佩。《放

逐伊甸》，1998年完成初稿，2007年底出版，八年间七易其稿。《红墙白玉兰》，2004年就完成初稿，修改整整三年，2008年才面世。《世家美眷》从1997年第一版到现在，披阅17载，三易其稿，这不能不叫人扼腕赞叹不已。而作为诗人出身的作者，全书充满诗情画意，语言凝练老到，最后收尾，以诗歌作结，使作品的精义，得以浓缩升华，意蕴隽永，精彩之至。

完稿于2013年3月29日
南昌大学青山湖校区18斋

公仲简介：

公仲，南昌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、研究生导师、教授。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。

反思与救赎

——在陆家四代女人激荡情感史的深处

王红旗

施玮，是一位有独特个性的旅美华文女作家。她从20世纪80年代末在《诗刊》发表诗歌，至今有诗集《大地上雪浴的女人》、《被召唤的灵魂》、《歌中雅歌》，宗教诗剧《创世纪》，长篇小说《柔情无限》、《放逐伊甸》、《红墙白玉兰》，以及圣经中的女人系列诗体小说等。丰盈的作品蕴含着她对人类社会未来、对女性爱与命运的独特解读。尤其是，她倡导“灵性写作”的创作理念，把“疼痛的感知”锐化为“灵性”、“灵鉴洞照”的书写经验，以历史与问题意识关照社会现实，探索当代信仰危机的“人类病症”的社会原因与心理情绪，寻找人类灵魂深处的“同构性”密码，试图构筑起疗救的大厦的写作实践，在世界华文女性文学文坛上，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位置。

她创作于1996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柔情无限》，经过精心修改更名为《世家美眷》，如今第三次再版。这不仅是施玮给世界华文文坛带来的惊喜，如果从这部家族史小说以女性生存命运为中心的价值而言，我更感觉到出版家关注女性文学的另一种慧眼。但是，我认为叫《陆家的女人们》可能更为贴切。因为，小说的叙述者“我”作为陆家的第四代女人，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口述历史，是一部讲述陆氏家族四代女人，如何忍受、挣扎与反抗封建男权性政治压迫、绽放出灵魂的本源生命与自我尊严的心灵史。

小说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，蕴含着施玮反思与救赎的理性批判。讲述者“我”，敢于“说出真相”，敢于还原历史，敢于撕裂男权文化体系以天经地义的方式、以爱的名誉包裹与尘封已久的性政治之网，敢于唤醒活在自己家族史“中心”的女人们

的真实灵魂，敢于用心去触摸那一段伤痛、耻辱却闪烁着生命本色之光的心灵地带。这是一种女性自我生命“我不能忍受我自己”的哲学追溯。正如施玮在解释“灵性文学”内涵时所言：“首先，是为了我自己灵性的苏醒，文学写作是我对自己挖掘的一种方式，是载我渡向彼岸的船。其次，是希望灵性文学能够把人心中那颗模糊的，被淹没的，甚至是被人有意识忽略的灵魂唤醒。”这部小说唤醒的应该是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、男权文化从未正视过的女性内在灵魂光彩，是女性被困于“家（家族、家庭）”的樊篱内生成的另一种自我生存智慧。

小说的讲述者“我”，对陆氏家族的第一代曾祖母形象的生命遭际诉说的扼腕叹息，对第二代女人祖母陆文茵内心那个不可战胜的自我的高山仰止，都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女性内在生命的本质力量。她们虽然经历了诸多改朝换代的社会革命，甚至一次次的女性解放运动，但是，革命仿佛都是男人的革命，女性解放运动也没能给予其经验资源。因此，她们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身份，即便在解放后获得了所谓的社会身份，但是，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文化观念的影响，由于都生活在封建男权家庭伦理秩序还在延续着的家族大院，由于自我的“被解放”而自我意识的未觉醒，她们的家庭观念、日常生活方式与情感角色等等生存现状，与封建社会家族妇女相比并没有太大改观。更无从改变或摆脱男权文化性政治的歧视、伤害与侵犯。

陆氏家族的第一代女人形象陆夫人，她常常押着自己懦弱的丈夫进书房，仿佛是一位强势的主妇。她与自己的状元公爹陆老太爷性乱伦生出自己的儿子，她嫉妒、仇恨与凌辱府里年轻漂亮的丫鬟秋水，是因为陆老太爷对秋水的女色垂涎加骚扰。陆夫人临死前对秋水盛气凌人地问话，揭开了她与公爹之间的感情秘密。但是，最终她怀揣对男权文化命定的性角色的坚不可摧的信念与傲慢，走向死亡，走向那个“认命意识”的慢慢长夜里。因为，按照封建男权家族的伦理秩序，公爹陆老太爷是陆家的最高“家长”，可以向任何家族里的女人以各种手段施行“最高统治者”的性政治强权。而陆夫人在封建男权家族里的一种本源的、悲惨的性体验心理，已经长期内化为一种女人的“自我意识”，即女人生来就是女人，就是为男人传宗接代、为男人性欲服务的工具。是一位被男权文化彻底“异化”的女人。

丫鬟秋水是个想追求幸福爱情的女子，她不能忍受被陆老太爷性骚扰，不甘心嫁给陆老爷做妾，在新婚前夜，把贞操献给与之偷偷相爱的琴师廖玉青之后，两人逃出陆家。但是，她到了廖家之后才发现原来廖玉青已有妻子与儿子。她仍然没逃

出做小的命运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封建男权家族/家庭的伦理秩序还存在，只要男人封建传统的性别观念不改变，无论地位高下的男人都可能以爱的名誉占有女人的性，进而占有这个女人，而女人往往认为这就是男人的爱。秋水的悲剧在于渴望爱却不懂得什么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真正的爱。从女性历史处境来看，家族/家庭是女人遭遇性政治强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、时间最长的私密场所。而且，这种性政治强权是超越种族的、阶级的，是在家庭日常生活最深处的。就这点而言，整个人类的男权文化体系有着惊人的同构性。

尤其值得探究的是，陆氏家族的第二代女人形象陆文荫、陆文芯。“我”的祖母陆文荫，她在92岁寻找爱情的生命长河里，渴望得到男人的真爱，疯狂地与自己爱的男人做爱。但是，所有被她爱过的或恨过的男人，都让她尝尽爱与性、灵与肉分裂的耻辱体验。她美丽光华的容颜，风情万种的体韵，燃烧着真诚的性与爱，满足了男人的审美欲、性欲与征服欲。但是，她无论如何努力终生也没有真正被爱过，没能真正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。她有女人独特的生存智慧，无论是对婚姻还是对爱情，她总能主动出击，巧于周旋，从容而退。但是，由于她的自私和嫉妒，把自己的丈夫骗回国又送到监狱，在非常时期为不受牵连与丈夫离婚。为把情人廖思城拴在自己身边，撮合其女儿与之结婚。她品阅社会与家庭日常情感生活里各色变换身份地位的男人，意识到“因爱而性”只是女人一厢情愿，男人是靠不住的靠山。因此，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回到陆家大院她少年时代的绣房，弥留之际的灵魂，放弃一生对所有男人偶像的膜拜，脸上带着不屑与微笑平静安详地寿终正寝。她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与她顽强的“本我”生命“超越了人们存活的形式，超越了自我的认知，超越了失败与成功，甚至超越了美与善。她存活着。在生活昏暗的悲伤深处，保留着纯粹的光明；在死亡漆黑的绝望之上翱翔着永恒的辉煌”。

“我”的姨祖母陆文芯和姐姐陆文荫不一样。她因不满意的婚姻与丈夫的弟弟王福义相爱，抗战时期，王福义冒死把她赤裸裸的怀着孕的身体从日本人的刀下救走。“文革”时期，在她遭遇革委会主任王虎柱的强暴跳楼自杀后，王福义又陪她一同走向了死亡，多么凄美感人的爱情。而王福义的一句“她是我的”，击碎了所有女人对男人最美好的向往。但是，她跳下楼时身穿象征着与王福义爱情的绿色旗袍，就是以生命反抗阶级的、政治性的压迫，以死来捍卫爱情，绽放出混沌生活里生命的本色美丽。这是她的灵魂，把情感生活的“疼痛的感知”净化为“灵性”，滋养的生命能量一点一点地拱而破壁，化蝶的飞翔。

陆氏家族的第三代、第四代女人，主要是以“我”的姑姑方美彬、姨表姑王静梅和“我”为代表的。与前几辈女人相比，她们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，以及爱情自由、婚姻自主的权力。她们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越来越觉醒，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情感方式，甚至建构自己想要的爱情理想生活。她们可以选择结婚而建立“丁克”家庭，拒绝做母亲，也可以选择独身生活方式拥抱爱情，拒绝做妻子，还可以选择即拥抱婚姻又拥抱爱情的“情人”。但是，她们追逐钱权的欲望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，热衷于享乐快感的情感生活方式，甚至失去道德伦理底线的钱权性交易，却迎合了旧男权性政治文化的“变相”，新男权文化“潜规则”的等级制，对女性的强权与歧视。比如，陆文茵的女儿方美彬，为了大学毕业能够留在城市，却与母亲的情夫廖思城结婚，廖思城却把她的年轻貌美当成陆文茵的“替身”。当廖思城官势已去，她不想过平常的家庭生活，主动提出离婚而与当时在军管会有权力的王军结婚。陆文芯的女儿王静梅，在“文革”中，竟然为了自己的所谓前程，告发相依为命的母亲“私藏金条”。她为了优厚的物质生活出卖自己的身体，与年龄能做自己父亲的美国老头结婚，达到目的后一走了之。

如果说前几辈女人可以用生命的代价渴望得到男人的爱，但是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话。这辈的女人不仅无视家庭血缘亲情，而且决不谈爱情。男人在不谈爱情的婚姻里合法得到了最想要的女人的性，女人在不谈爱情的婚姻里以合法的性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丰厚物质。这样以婚姻的名誉比傍大款的“情人”身份“物化”得更彻底，被美其名曰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”的社会时尚。而“我”——陆文茵的孙女方佳喻，与陆家前几代女人的情爱观都不一样。她不仅摆脱了对男人的物质与精神依赖，而且有强烈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，对于男人是“想走就走，想爱就爱”，感情自由的游弋，甚至还有“换妻”前卫幻想。但是，她还是回到并不满意的婚姻里。其实，这种纷杂的女性情感心理状态，真实反映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与心灵成长的艰难。因为，当下社会的男权性别意识仍渗透在各个文化层面，“精英男性仍占据着社会文化和物质财富的中心，牢牢掌控欲望制高点和话语中心权，居高临下，霸视一切，欲望在倾斜的关系中无限地膨胀。”当代女性在这样的生存文化处境里被物化和自我物化，而失去自我生命的尊严。

如果从小说描述的家族历史的更深处、女性个体灵魂的更深层来考察的话，真正的女性自我主体觉醒，在陆氏家族第一代、第二代女人曾祖母与祖母意识里，是一个“裂开的空白”，而在陆氏家族第三代、第四代女人姑妈们与“我”辈的意识里，

却形成了一个“集体性的空虚”。那么，现实社会女性觉醒了的自我，是真实的、理想的女性主体自我吗？女性自我主体生成的文化经验到底是什么？施玮作为一个女作家、女性意识“觉醒者”，发现了女性在理直气壮的表象之下失去“耻辱感”和“尊严感”，在内心里却深藏着迷途的灵魂疼痛，孤独与寂寞。

从小说塑造女性形象的整体结构而言，也许是距离产生“真相”，“我”的奶奶陆文荫是这部小说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，其性格的矛盾、复杂的丰富性不仅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有同质性。而且，陆文荫形象对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就有重要的史学价值。但是，讲述者“我”作为一个线索人物是成功的，而作为陆氏家族的第四代女人形象，对人物的性格内力与灵魂归宿的指向是不明确的。这一点施玮在她的长篇小说《放逐伊甸》、《红墙白玉兰》里进行了深入的探究，是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做一番评述的。

施玮在《放逐伊甸》里，把一批60年代出生的诗人、准诗人，在改革大潮时期坚守自我理想“失重”、“焦虑”的群体生命，以宗教信仰的精神“洞照”这群人物灵台深处的真实声音，使其内在精神得以深化、变化与成长，并在绝望的“死亡”中获得重生。这部小说里的李亚与戴航的爱情，赵溟与王玲的婚姻，就是陆氏家族第四代女人情感故事新的演义。而且，施玮的说法证明了我的判断。她说小说《放逐伊甸》里的女性现实生存状态，就是当时写《世家美眷》时真实的生活背景。其实，我在施玮的诗歌全集《歌中雅歌》里，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。她在诗歌《以诗为证》写道：“我最痛心的是‘真理’仿佛已经死亡，对光明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。”但是“那一份对爱和真理的‘相信’仍然在我的肉体生活之外存活着”。我认为，这就是《世家美眷》文本之外的那位讲述者“我”的灵魂真相。

而且，施玮与现实生活中的“我”，和那位讲述者“我”继续讲述着“我们”生活现实的故事。她在长篇小说《红墙白玉兰》里，继续从更深的心理层面开拓女性自我灵魂的成长与觉醒。小说用“红墙”隐喻女性追求纯粹爱情、人格完善与心灵成长的“天路”，以红墙上的每一块砖隐喻人性的自私、欲望、贪婪、嫉妒、仇恨，等等。因为自我的种种行为，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上去，最后砌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命运之墙。小说用“白玉兰”象征真爱的宽容。当爱作为“占有”的情欲转化为博爱与圣爱的时候，那一堵红墙就会轰然坍塌。小说用“红杉树”象征女性人格独立和理想之爱的永恒存在。小说精彩描写在于，当女主人公秦小小与丈夫刘如海、恋人杨修平之间的“红墙”崩塌之后，三个灵魂灿烂如炬，相互温暖照亮，每个生命

都得到了救赎。男女两性的心灵得到了共同的成长。

因此,《世家美眷》、《放逐伊甸》、《红墙白玉兰》,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陆氏家族四代女人的故事。同时,我也认为,这三部小说是施玮三十年创作分量比较重的“女性命运三部曲”。是她把女性意识、宗教意识与人类意识融合在一起,以诗学思维的想象之翼,以“灵性写作”的创作实验,书写女性“生存→精神→灵魂”,以反思女性命运达到对男权性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尖锐批判。而且,她小说中的一个个女性形象,犹如一个个活生生的有“灵性”、“神性”的人类精神发起者,在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处都燃起了一支支火炬,构筑成一个精神通过的巨型仪式,正在飞向真正觉醒的“信仰”极地。正如小说《世家美眷》结尾诗:“死去的祖先们,一个个在遥远的地方,逸若霞烟/被他们说过的话,都像金色的不死鸟,永无倦意地飘翔/它们飞越重重时光不染一丝霜尘,进出于我们的思想。”成就人性的美善、人类不可轻视的光耀与尊严。

是以为序。

2013年3月29日于北京海淀世纪城寓所

王红旗简介:

王红旗,编审,研究员。从事女性文学与文化艺术研究近三十年。

第一章

1

秋水要当新娘了。

母亲房里的小丫鬟秋水是文荫在这个家里的唯一玩伴，八岁被买进府里的秋水几乎和比她小五岁的文荫同时长大。秋水十五六岁的时候，便显出了那份妖娆，与沉沉的陆家大院很有点不谐调。母亲就总想把她这个过于漂亮的丫头卖出去，或干脆配了人。可是这件事总也没有办成，直到老太爷做主把秋水给了老爷做偏房。

明天就是喜日子，文荫并不清楚漂亮的秋水为什么会和东厢房的女人一样成了姨娘，做新郎的父亲却似乎远不如老太爷兴奋。只是秋水再也不会离开陆家了，这点让文荫非常高兴，还有那件美丽的新嫁衣也让这小小的女孩想入非非。

整个白天文荫都想溜进秋水的房里去穿穿那件新嫁衣，只是母亲的脸色阴沉得厉害，使她看都不敢多看一眼，一直乖乖地待在房里学琴。教琴的老师廖玉青似乎也和她一样坐立不安，弹着她从没学过的曲子，反反复复地弹下去。文荫便假过去坐在他身旁，想着自己穿上那件嫁衣的样子，不禁痴痴地望着窗外红了脸。

入夜，雪花一朵比一朵更大，自天上从从容容地降下，绒绒地栖在地面的薄冰上，迅速地越积越厚。文荫越过空寂的庭院看见斜对面秋水屋子，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红光，好奇的她怀着对那件美丽嫁衣的向往悄悄地潜到窗前。她用舌尖在窗纸上捅出一个小洞，向里面望去。

一股悠悠的热气缠绕在秋水光洁的裸项上，从耳后滑过去顺着修美的脊骨流下，平实的小腹和肥硕的臀部都在热焰中收紧了。一阵阵的燥热，她又闻到了那个男人冬青树的体味。这股寒冷青涩的气味随着灵动的舌尖轻触着她的唇角鼻翼，一遍又一遍，在她垂闭的眼睑上划着时短时长的弧线。秋水将身子向后靠去，紧紧地把头

抵在后面那个人的身上。

“你怎么还来？”

男人俯下身子用颤抖的双臂环住她：“我没法不来。”

女人光润的后颈上承受了两滴滚烫的泪水，她感到自己急剧地膨胀着。

“明天你就是陆家的人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

“你要走？你发过誓的，你不能离开……”

“难道让我在这里看着？看着你……”

颈后滚烫的水滴已连成了一片，灼烫着女人纤柔的皮肤。那越来越浓郁的冬青树味，使她像一颗急待被点燃的爆竹般狂躁不堪。秋水猛地将双臂向身后抱去，环住男人的膝弯：“带我走！带我走！”她的声音轻而激烈，迸绽在空中，却又寂然地消失。每个尾音都像是颗彗星，哀怨而不祥。

男人的双臂从她胸前坠下，沉默无言地僵立在她身后。

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几乎能听见窗外的雪花一朵朵地砸在地上。秋水觉得那些雪都砸在了自己滚烫的头顶，她有一种灭顶之灾的预感。

正是预感使未来的生命充满了动荡的幻想。她不停地向着面前的男人，更是向着苍天疾呼着“带我走”。她并不知道要去哪里，然而只是渴望离开。这个女人两眼放着光，不顾一切地向前面的时光滑去。

“你觉得我脏？”

苍天漠然无语，而男人却似乎代替苍天有着回答的义务。

“你太好！好得让我不忍伤害你，是我配不上……”男人把头埋进女人堆起的浓发中，语音便模糊了，“唉，你不懂……我还有……是为了你呀……今夜以后你就忘了我吧！”

秋水的头簪被拔去，乌黑的长发倾泻下来，她所有痛苦而理不清的思绪都跟着这黑色的波涛坠落。她不再去想明天，不再去想命运。她凭着一种女人的本能，只希望抓住今夜，抓住身边这个似乎可以抓住的男人。

男人湿热沸灼的唇压在女人头顶细白的发缝上，紧紧地贴着。一阵阵的战栗渗入她零乱破碎的心，秋水觉得自己头上像着了火一般，无法思想、无法动作，危险地悬在深渊的上空。外面正在下雪，秋水知道那些雪花冰冷而硕大，她竭力地撩开冬青树厚重的气味去嗅一嗅这冬雪，渴望着雪的寒冷与洁白。但是，雪像是下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，这里只有浑浊。

秋水被深深地埋进那堆冬青树叶中，内衣精致的盘花扣像一只垂死挣扎的蝴蝶在胸前激烈地抖动着。它在逃避又渴求着死亡。当那只细长的男性的手终于靠近时，蝴蝶几乎没有麻烦它们，便突然崩裂了。男人的头颅仅仅一愣，似乎是被丹红的子弹击中，沉重地落下去。“哦！”随着一声绝望的轻呼，女人的肉体如沉重的水浪向四处翻涌。

这一幕震撼了窗外的小女孩陆文荫。

多年以后，她不止一次地目睹了枪毙男性的场景，她总是正好站在执行者的侧后，看着那颗头颅沉重而有力地向前坠去。她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十三岁那年的大雪，以及那颗倒下去的黑色头颅，不由感动着人在“死”与“爱”面前的悲壮。性爱如死亡般因着注定的绝望而激动人心，然而是什么让人如飞蛾扑火般不断地扑上去，一次次粉身碎骨地企图撞开那扇门？那道墙？她不能明白，而只是用一生满怀激情与崇拜地去与男人做爱，去死。然而，穿越男人、穿越死亡，她什么也没找到。

“带我走！你不能留我在这里，我会死的！我一定会死的！”女人赤裸的上身仰倒在梳妆台上。一盒胭脂打翻了，乌黑的长发沾着红粉散乱地铺散开，她的双手无力地搓揉着胸前的头颅，仿佛大地在搓揉一颗枯了的果子。

“秋，别这样，好吗？求你了……你明天就是姨娘了，从此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……”男人的声音含混、飘忽，而他的双唇却疯狂地吮吸着。

“姨娘？！哈哈……”秋水散乱的目光猛地聚起，疯狂地盯着挂在衣架上的新嫁衣，一把掐住男人的肩，狂笑着喊问道，“你说我是姨娘？你说，我是谁的姨娘？老爷的？还是老太爷的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”

女人双眼大睁，几乎喷出火来，鲜红的乳头像两只焦渴妖烧的嘴，探向空中吮吸着寒冷中的任何一丝热气。它们是那样艳丽蓬勃，像罌粟花一样美丽，性以最确切最生动最为和谐的形式展现出这个女人，对于生命对于整个世界的姿态。

面对这个燃烧的女人，男人长叹一声跌坐在床沿。他一切自私而理性的念头都无法抗拒生命的本能，无法拒绝逼近他的饥渴。他在床上倒下，觉得女人像一阵漫起的尘雾淹没了他、窒息了他。他俩纠缠着扭在一起，相互猛烈地吮吸吞咽着，用眼睛用嘴用身体的每个部分。然而另一种美丽却高悬在他们的上空，令他们无法企及。他们和世上所有的男女们一样因无法企及那圣洁的情爱，而急切地在尘土中相互厮打、渴求崩溃。

文荫贴着窗的脸猛地往后一缩，像是遭了电击。她转身向自己的屋子跑去。

红纱灯就在她的身后灭了，雪地陡增寒意。陆文荫独自站在静静的雪光中，忽冷忽热一阵阵地战栗。她的眼前总也抹不去那根黑色的线，它从男人的胸前一直伸下去，扭动着像一条毒蛇。那滑腻灵动的蛇身，似乎已经钻进了她的身体，在她小小的童贞的身子里颤动翻腾，一阵阵异样的燥热袭击着她。她不安地想抓住它，但它却只是一道怪异的影子。而要抓住它的欲念使她觉得身心像是燃着火。

文荫把小小的身子缩在井台旁厚积的雪里，冰冷的雪在小女孩的脸颊和手掌下迅速融化。很久很久，她抬起满是雪水的脸，大口地吞吸着雪夜清冷的气息。

从秋水屋里飘出的极轻微的呻吟声，在雪地里按下了许多细小的鸟爪印，它们密密地围困着文荫，使她恐慌却不能移动。突然，一个细长的黑影飘过院子，无声地贴附在秋水的窗前。文荫不敢想象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，忙猫着腰迅疾地向自己的房间溜去。

回到屋里，她甩下肩头红色的棉袍爬上床，用被子紧紧裹住抖个不停的身子，蜷着双膝缩在大床的一角，静听院里的动静。许久许久，院里并没有传来她预想的怒责声，文荫便恍恍惚惚地微闭了眼睛，似睡非睡地想着今晚目睹的一切。

“文荫，你在院里做什么，想冻病吗？”母亲的叫声很轻却惊得文荫从床上跳起来，她惊异地双手摸了摸床沿，四处看了看，自己分明是在屋里。急忙披上棉衣走到木窗前，透过那些彩色的拼花玻璃向院中望去。

瘦高的母亲站在院里，青色的衣裙被雪光衬得冰冷孤傲，她的头发紧紧地盘在脑后，闪着幽蓝的光泽。她面向秋水的屋子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有一种令人惧怕又怜悯的坚定。久久，久久，母亲才回转身扬起头从容地走回去，她的脸上挂着一丝冻僵了的微笑。

院里又恢复了平静。井台边的老槐树积挂着一串串雪花高耸地立着，寂静地投下它斑杂的黑影，像无数条扭动着冻死在雪地的蛇。雪积得太厚了，已不复透明，死白死白地弥散着消毒水的气味。

似乎过了整整一个世纪，黑夜漫长得永无尽头。文荫看见秋水的房门终于开了，闪出两条黑影，穿过院子向后院的偏门走去。他们的身影在苍白的雪地上不真实地飘移着。路过井台的时候，雪光照亮了秋水，她俯下身向井里照了照，又伸手接住一朵雪花，在手里搓了搓拍上双颊，回过头来望着院子。雪光映着她喜悦的脸全无一丝羞愧，那个男人先是伸手拉她，见她不动，便也回过头来同她一起向院中望着。

男人回头的一瞬，文荫几乎惊呆了，她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然是琴师廖玉青。

她不由地把身子向窗后隐了隐，急切地盯着这张俊美熟悉的脸。清秀的面容惨白地映着惶惑与茫然，那微微上挑的凤目，极薄的双唇，此时的他已没了往日的儒雅从容，显得那么慌张惊恐。

文荫死死地盯着这张脸，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张脸孔下面的身子：一个赤裸的男人的身子。她突然觉得自己与这张脸有着许许多多隐秘的私情，有着一份前世注定的契约，某种浑浊而温暖的腻湿把她猛烈地催发成了女人。刚才秋水屋里发生的事忽然有了准确的注释，那些画面粗暴地突破了她，使这个十三岁的女孩有一种失去贞操的感觉。

2

飘飞的大雪，仿佛天上的星星全都一朵朵开败了，落下来。秋水紧紧地挽着身旁的男人，迈着细碎而轻快的脚步向巷口奔去。出了巷口转弯，上那座石桥的时候，隐约听到一声绝望的呼唤，随后仍是万籁俱寂。廖玉青一愣，脸色发青，急急几步奔过了桥。秋水放开他独自停在桥上，张开双臂深吸了口气，抓起桥栏上的积雪搓拍在面颊上。见廖玉青在桥下焦急地看着她，才闪着眼睛笑了笑一溜小跑了下去。

过了桥就是城里有名的观前街，街两边的铺子还都没开门，偶有一两个裹着破棉衣的乞儿蜷缩在铺子的门角。再往前就是观玄庙，赶早市的农民已经三三两两地挑着新鲜蔬菜往这边走。庙前的场院里拦地盘的草绳、砖头大半埋在了雪里，只有拆了蓬的杂货摊空支着几根细竹竿。

秋水今天心情特别好，真希望现在天已经亮了。天亮了，街场便会热闹起来，五颜六色的小首饰、花朵儿，喷香的烧饼豆浆。秋水在陆家的时候最愿意跟王妈来观玄庙赶早市，她的衣衫鲜亮在集市里很是触目，常有轻薄后生从她身边蹭过去吹一声脆亮的口哨。秋水就脸红红地一步一步，款摆得更像个大家少奶奶了。

秋水并不是个甘于贫穷的女人。自小不知道父亲是谁，六岁的时候母亲就跟着一个北方汉子跑了，她跟着外婆有一顿没一顿地讨口。又挨了两年，外婆老得走不动了，招呼来隔壁的李妈，老泪涟涟地求李妈把秋水送进个好人家，有口饱饭吃自己也安心闭眼了。

李妈把秋水送进了陆府，老太太看她生得干净伶俐便收下了，还赏了李妈四十文铜子。李妈用十个铜子买了领草席和纸钱葬了秋水的外婆，另三十个便落入了腰包。